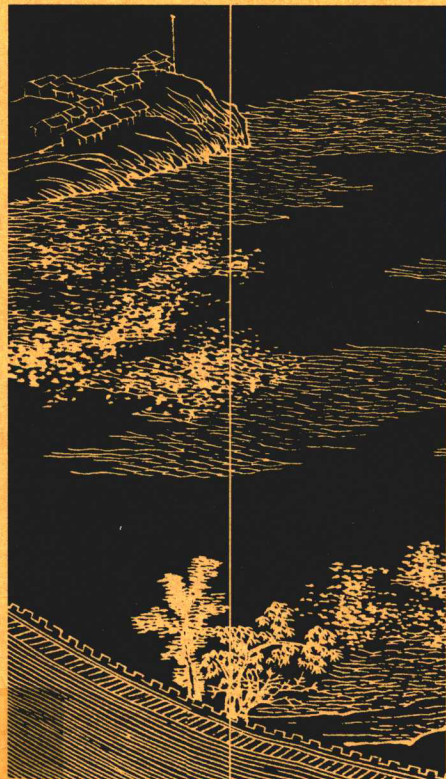


城市文化丛书

南京深处谁家园



南京老克

著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城
市
文
化
丛
书

南京老克 著

南京深处谁家院

南
京
師
範
大
學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京深处谁家院 / 南京老克著 . — 2 版 . — 南京 :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, 2016.10
ISBN 978-7-5651-2829-5

I . ①南… II . ①南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71543 号

书 名	南京深处谁家院
作 者	南京老克
责任编辑	尹 引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(邮编 : 210097)
电 话	(025) 83598919 (总编办) 83598412 (营销部) 83598829 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www.njnup.com
电子信箱	nspzbb@163.com
照 排	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玉河印刷厂
开 本	787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5.25
字 数	205 千
版 次	2016 年 10 月第 2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51-2829-5
定 价	39.00 元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醉卧秦淮，手有蟹香

——读《南京深处谁家院》

南京是一座令我神魂颠倒的城市，追溯起来，“始作俑者”是一个叫老克的人。

14年前的深秋，我正在广州大道中289号的报馆里恹恹欲睡地开会，忽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，对方很热忱地说看过我的专栏，甚为喜欢，希望约我为他们的杂志撰稿。其时我已经停笔半年有余，早就厌恶了码字，但因为刚从一家报社跳槽到同集团的另一家报社，按陈规陋习竟然算我是新人，前三月只领1000余元基本工资，这在广州只能当饿殍。这个电话，无异于饿鬼面前的深井烧鹅，螺夫门外的睡衣寡妇，我愉快地呻吟了一下，对那个叫老克的人说：谢谢施主，这活儿老衲接了。

若无这个电话，我谅必已封笔多年，江湖上将少了一个最黄的地摊文学写手，而我此后的种种人生际遇，流离漂泊，其实都与我的文字有关，所以老克的约稿电话，无意中成了操纵我命运的黑手。14年里，我把无数黑夜献给了老克，老克则把无数稿费单献给了我。我最啼笑皆非的是，在内地某城时，老克要么不寄稿费单，要么就一口气把几个月的稿费单哗啦啦一次汇来，这笔钱在收发室的人眼里是巨款，于是我成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家伙，也成了“人民公敌”，后来据说我的上峰们居然开会严肃讨论刘原此人该不该写专栏。我心想如果纪委找我喝茶，我就招供老克。

回到 14 年前的隆冬,一个江苏老男人在暗夜里浮起来。老克来广州出差,我们到杨箕村里泡吧,他说起 20 世纪 90 年代,他也曾南漂羊城,也曾喝过几年珠江水,所以,当回到金陵后的他在南京珠江路上的某个报摊看到我那篇《丧家犬也有乡愁》时,激动得在马路上拍遍梧桐。对岭南明月的眷恋和热爱,是我们暗通款曲的前提,即便多年以后,我们都已经潜伏在长江流域,每当想起灯影摇曳的沙面、浑浊腥臭的珠江,依然心里一荡。

15 年前,我抵达广州,开始了浪人生涯,而 17 年前,老克离开广州,结束了浪人生涯。他一直挚爱着六朝古都——这也许是中国多数县城长大的孩子的共同梦想,在故乡的省城安居,更何况,南京这个省城,是中国最有底蕴、最具文脉的省城(严格说来省城这个词压根配不上南京),单那轮民国的明月,就足以照亮无数书生的家国身世。

我漂泊广州前夕曾第一次在南京勾留一周,坦白说,无感。只记得去过雨花台和中山陵,吃过土豆烧老鹅。后来,因了老克的盛情和指引,多次赴宁,渐渐沉陷,终于把那座城视作此生最爱之地,老克真是一个杰出的老鸨,我遂成了流连秦淮的冒辟疆,醉卧香君故居的侯方域。若无老克,我对南京断无此般热爱,因为没有他请我吃大闸蟹,我多半吃罢一碗鸭血粉丝汤,悻悻抹嘴走人。

老克一定是金陵城里最出色的导游。随便逛到哪里,他都能喷出一箩筐典故。加藤鹰的指,徐老克的舌,都是能让人瞬间欲仙欲死的。他到南大说赛珍珠,到中山陵 8 号说许世友,到明孝陵说朱元璋,到江南贡院说方苞,我唯一能抢过话头的,是到李香君故居时,因为古代娼妓史他不如我熟。

我是为数不多的享受过老克私房旅游路线的人。他带我坐轮渡过长江,去浦口火车站,看奉安大典路线,看毛泽东挤掉鞋和朱自清含泪啃橘子的旧站台;带我 from 隐秘的路线穿行紫金山,在苍茫如海的暮色中,忽然讲一个满含磷火的鬼故事;他甚至带我看昆曲,昆曲真是世间最美的天籁之音,瞬间治愈我的失眠症,当我淌着涎水从太虚幻境中醒来,也斜望去,程益中老师也睡去了,只有老克仍在摇头晃脑,如痴如醉,如癫如狂。

据说老克手里有一本神秘的通信录，里边有全南京的文艺女青年电话，吾友都市放牛做梦都想把这本子偷过来，无奈某人连睡觉都把通信录压枕头下。这当然是个玩笑，老克作为江苏第一杂志《东方文化周刊》高管，还亲手编了多年的《城市心情》栏目，以知心大叔的身份，率领旗下一大波，哦不对，一大拨美女写手，写尽了金陵城里的情爱离合。

老克长我18岁，倘以围棋类比，我走的路数是剃刀坂田那类，而他便是流水不争先的高川格：隐忍，克制，保持热爱，保持清幽，像民国的青衫男子，永远把手笼在袖中，谁也不知他手中是匕还是笔。《南京深处谁家院》这本书，关注的是旧居公馆、寺庙教堂、琴馆戏坊，以及背后的文化和典故，在寻找历史脉络的通幽之径中，完成对自己千秋大梦的一次抚慰。老克在自己的人生午后，终于推出了这本写南京的《南京深处谁家院》和另一本写江南的《南唐的天空》。以一个甲子的积蓄，一炮双响，这里边蕴含着多少精血呵！我晓得，这是厚积薄发，不是隔壁老王的功劳。

我对《南京深处谁家院》这本书尤感亲切，因为老克是我十多年的诤友，而里边的南京风物、金陵往事，亦是他逐一带我探访过的。有时我会想，我和老克的异同。我们都生长于小城，都是教师子弟，这种相似的背景或是天然投缘的重要因素，而我们最大的不同，是我成长于杀伐野蛮之地，所以身上有流寇之气，老克则成长于诞生过秦观、汪曾祺的高邮，承袭了江南文气，所以他总是文质彬彬，而我怎么看都是一淫棍。

我去过高邮。在老克的祖宅里，槐花无声跌落，深秋的阳光在院落的四角天空上安详怒放，附近高邮湖的秋风猎猎而来，携有蟹香。克嫂每日用大号蒸锅伺候我们一众狐朋，母蟹壳背艳红，我们老脸酡红，而流落在芦苇荡和湖水之间的，是江南斜阳的血红。

我此生吃的前十只大闸蟹中，有九只是和老克一起吃的。昔年同游苏北，他在宴席上总是把自己那份蟹打包回房给我吃，我夜里边啃蟹边写专栏，他在睡梦中以为有老鼠，终于沉重地致歉道：我们苏北丰饶旖旎，但这鼠患一直未能解决。

想起老克，就会想起南京，想起那些年月里成建制死于我们魔爪之下的蟹。君

子之交浓于蟹。我在过去二十余年,唯一的一次与男人赤诚相见,便是在高邮的老式澡堂里,我们俩被搓澡老头蹂躏得后背通红,如同两只老蟹。在白茫茫的雾气中,我和老克说起半生流离,说起我们的亡友韦尔乔,说起醉生梦死的南京,最后一齐默然。终于,我们在沸汤一般的,红蟹横行的人世里,心照不宣地,惨然一笑。

刘原

爱上南京，感受重重叠叠的风景

要想用文字表达我对南京这个城市的一往情深，其实真的很难，就像你许多年暗恋一个“女神”般的女子，果真有一天你站在她的面前，哪怕有千言万语也会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——

南京对我来说，就是这样的女子。

我是一个新南京人，17年前才来这个城市定居，但要说起与南京的渊源，时光要倒带到40多年前，那时我在苏北县城的一个乡下小镇生活，奇怪的是，我那时交往的少年朋友中，十有八九都是南京孩子，他们几乎都是省城下放干部的子女。记得一位兄长给我讲南京教堂的管风琴音乐，令我非常向往，至今我还珍藏着他送给我的一套南京风景明信片，上面有明孝陵、鸡鸣寺、梅花山、莫愁湖、清凉山……告诉你也许不信，那个时候我的南京话居然比现在讲得好。

现在想想，这种对南京人的认可，这种对南京城的期待，可能还是源于自己内心对美好的向往。

人生第一次记忆往往特别深刻，我第一次来南京还是初中那年，我和一位同学搭顺风卡车来南京，记得一路经过泰山新村，看到了长江大桥，最后在盐仓桥某个大

街路口下车。当时正是黄昏下班时分，马路上人来车往，不过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仰头可见到枝繁叶茂的梧桐树。

当晚，我和同学就住在他亲戚家，是那种老式的楼房，走在木楼梯上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，光知道楼房里的光线很暗，夜里那台三五牌钟会“当当当”整点报时，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还见到他家的漂亮表姐，据说是某届市乒乓球少年冠军，肤色很白，一副安静的样子。

长江大桥、梧桐树、木楼梯、漂亮表姐，构成一位县城少年对南京的整体想象。

再后来，因为喜爱南京，我就会有各种理由来南京，当时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黄挎包，手上拿张地图，中山陵、灵谷寺、明孝陵、莫愁湖、总统府，总算把明信片上的风景都玩了一遍。

若干年之后，我来到南京，成为《东方文化周刊》的一名编辑。南京就有这样的魔力，它的山川形胜、历史底蕴、烟火气息，会让很多人一见钟情。比如每年会吸引数万毕业的学子留在南京，同样，也会吸引像我这样曾做过“少年梦”的人定居南京。

刚来南京时，我曾对外地来游玩的朋友说过一句“经典名言”：要想真正了解南京这座城市，一是人要在媒体，什么新鲜事物都可采访到；二是要谈一场恋爱，许多角角落落都可以走遍。

当然，第一个我算是做到了，十几年来我通过采访，交往了一大批朋友。第二个也算做到了，虽然没有谈恋爱，但十几年来，在杂志和博客上写了近百篇有关南京的文字，也算是我写给南京这座城市的“情书”。

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，与南京“恋爱”分为三个阶段。一是爱上好风景。比如去先锋书店看书，看艺术画展，逛南大校园，游东郊风景区。二是爱上南京人。以采访的名义，接触到一大批作家、艺术家等，看似为他人作嫁衣裳，其实也受惠了自己。三是爱上老建筑。建筑是有灵魂的，只要你做有心人，以“史观”做背景，以“审美”作为参照物，眼前就会出现重叠的风景。

八十多年前，民国有个叫倪锡英的文人，写了《南京》等一系列“都市地理小丛

书”，让人激赏的是，他改变了“地理”给人留下的枯燥乏味之印象，不仅用真实、简明、生动的笔触和图片记载了南京的历史沿革、地理形势、交通、名胜、古迹等方面，对南京的生活印象也有着颇为细微、贴切的描写，从而给我们留存下了民国南京的特色与印记。

八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南京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更何况读者不会仅仅满足旅游的层次，希望能读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。所以，当初我和出版社老师策划出这本书时，就希望这本“老瓶装新酒”的书：一是要文字轻松活泼，把读者带进去，要会讲故事，选择有意思的点。二是要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判断，不能人云亦云。三是要有文化“颠覆”的意识，让模糊的历史重新清晰起来。四是要具有好的艺术审美眼光，传达最具魅力的东西。

这些年来，因为编辑职业的原因，使我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交往朋友，让我也更多机会陪外地朋友游南京，而且走的路线都被朋友们称之为“私密文化路线”。有人开玩笑说：如果你老克开个旅行社，肯定会红火。这一点我也相信，可惜我不是经商的料，我能做的就是用文字充当“导游”，带您走进“南京深处谁家院”，希望您能感受南京这座城市重重叠叠的风景！

目 录

醉卧秦淮，手有蟹香——读《南京深处谁家院》 > 刘原 > 001

爱上南京，感受重重叠叠的风景 > 005

东南大学的六朝松 > 001

古鸡鸣寺，不知今夕是何年 > 006

清凉山——随处都可踩疼一个故事 > 011

南唐二陵——承载千年的叹息 > 017

- 022 > 大报恩寺遗址——复活历史的苍凉
- 027 > 南京城，寻找李渔的芥子园
- 033 > 1865——那一束古铜色的阳光
- 042 > 胡家花园——复活的金陵私家园林
- 048 > 瞻仰阮籍墓，向往清洁的精神
- 053 > 总统府——恍惚穿越民国年代
- 059 > 一座中山陵，半部民国史
- 064 > 梅花山——梅始以花闻天下
- 068 > 美龄宫——享受民国的好时光
- 073 > 中山陵8号，春夏秋冬都是风景
- 078 > 永丰诗舍——东郊森林里的书房
- 084 > 浦口老站的沧桑背影
- 089 > 南大赛珍珠故居——为了忘却的纪念
- 095 > 颐和公馆——让人走神的民国风景

陈布雷公馆——一部尘封记忆的小说	>	100
颐和书馆——坐在城市最深处沉醉	>	105
寻找江宁史量才故居	>	111
桂林石屋——仿佛还是1937年的气息	>	117
金陵刻经处——新街口最清静的六亩二分地	>	121
南京云锦——复活雍容华贵之美	>	127
净觉寺——野芦苇也有秋天	>	134
牛首山——秋日的私语	>	138
莫愁路教堂——温暖从未走远	>	143
寻找先锋书店的灯光	>	149
朝天宫兰苑剧场的昆笛声	>	153
南师书衣坊——古朴清幽的夜晚	>	157
南京师范大学——东方最美的校园	>	162
升州路上的美大纸行	>	168

- 173 > 东郊青年旅馆——月光下的浪漫城堡
- 178 > 南京深处的桃叶渡曲会
- 184 > 禅茶经院——聆听秦淮河的秋水声
- 189 > 瓦库茶馆——寻找有瓦的记忆
- 193 > 看见世界书店风景的咖啡馆
- 197 > 廿一熙园——现代版《韩熙载夜宴图》
- 202 > 柴门茶馆——袅晴丝吹来闲庭院
- 207 > 钞库街18号——秦淮河边的金陵春梦
- 213 > 甘熙故居——昆曲书香大宅院
- 219 > 寻找清魂——走进老城南王伯沆故居

- 227 > 吴睿 > 只要有心，可以见到南京真风景

东南大学的六朝松

东南大学算是我带外地朋友经常走的私密路线之一,因为离我上班的珠江大厦很近,故我经常是带朋友先去东南大学,然后穿过校园,从成贤街走到鸡鸣寺。每年三月在这里不但可以看樱花,还可以到鸡鸣寺进香、喝茶,然后穿过明城墙解放门,到玄武湖欣赏远处的紫金山。

东南大学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立中央大学,例如东南大学那个民国的校门,就是当年南京建筑五宗师之一的杨廷宝先生设计的,如今这位老先生的故居还在校园围墙外的成贤街上。

如果说南京大学校园给人的感觉有女性的“端庄秀美”,那么东南大学似乎更有男性的“阳刚稳重”。你看那些大片迎面而立的梧桐树,意气风发。沿着大道就可以远远看见那座圆顶的大礼堂,非常有气势。

大礼堂当年是由英国人设计,新金记康号营造厂承包建造。建筑物占地面积 2 026 平方米,建筑面积 4 320 平方米,钢筋混凝土结构,共三层,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式建筑风格。据说这座建筑从 1930 年 3 月 28 日就动工兴建,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工,还是后任校长朱家骅利用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,以召开国民会议



前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

的名义,获得国民政府的拨款,可见政府的钱还是好“忽悠”的。大礼堂在1931年4月底竣工,建成后国民会议经常在这里召开,后来建了长江路的国民大会堂(现在的人民大会堂),大礼堂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会堂。

我曾多次带朋友走进这个会堂,就像门厅立面上部的四根爱奥尼亚式立柱,还有水磨石的回廊,都给人非常精致舒适的感觉。可圈可点的是大礼堂顶部为钢结构穹隆顶,高34米,因为圆顶用的是青铜薄板的材料,所以走进冬暖夏凉。记得有年夏天我走进,会场里依旧有凉飕飕的感觉。有一年画家陈丹青

在这个会堂做演讲,连过道上、窗户上都挤满了人。我还记得在这里举行过德国电影周,以及李健的演唱会,音响效果非常好。大礼堂门口的喷水池以及前面的梧桐树下的空地,这些场景会让你很熟悉,原来这里就是赵薇拍摄的电影《致青春》的取景地。

不过,进大门直奔大礼堂,千万不要漏掉左边隐在梧桐树后的老图书馆(孟芳图书馆)。每次我带朋友来,因为事先大家没有准备,沿着树丛往前走,一抬头就见到这座气势恢宏的爱奥尼亚式建筑,尤其是那四根古希腊的圆柱子,更让人只有仰望惊叹的份。

走进门厅,那些柱廊、山花、檐部等都非常精美。我曾在某个晚上带朋友沿着楼梯大理石台阶一直爬到三楼,那种神秘和宁静的气息,就像老电影的感觉,令人难忘。

孟芳图书馆当年由外国人帕斯长尔设计,1924年建成。不过,我对起名叫“孟芳图书馆”一直不解,甚至以为孟芳是个女子,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捐资建图书馆的是

原江苏督军齐燮元,图书馆落成后,就以齐燮元的父亲齐孟芳的名字命名,叫“孟芳图书馆”,并请张謇题写馆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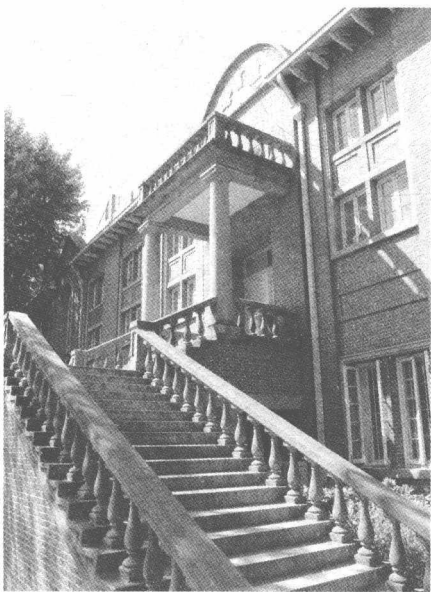
在东南大学校园西北角,大操场的西侧,还有一座民国建筑体育馆,当年可是南京最好的大学体育馆。1924年4月20日,印度文豪泰戈尔来东南大学演讲,轰动南京城。当时担任现场翻译的就是那位著名诗人徐志摩。

在体育馆的后面是东南大学出版社,在这座楼对面就是被誉为东南大学精神图腾的六朝松。相传这棵有1500年历史的古树是梁武帝萧衍亲手植下的。

南京历史上的六朝往往被人忽视。就像梁武帝这个人,也是可大书特书的皇帝。应该说,梁武帝博学多才,善写文章,是一位“君子六艺”非常全面的读书人。他具备做一个好皇帝所有的优点和能力。比如他非常节俭,执政多年都没有修宫室,住的地方只能放一张床,平时他身穿布衣,每天只吃一顿素食,而且勤于政事,每天三四更就起床忙于工作。更为难得的是,他待人慈悲,哪怕对宫里的太监小臣也是一视同仁。为了了解百姓疾苦和对朝廷的意见,他还在宫外设立公开意见箱。如此像个完人一样的好



孟芳图书馆(爱奥尼亚式建筑)



东南大学体育馆